

時代變遷，經典之風采不衰；文化演進，傳統之魅力更著。古人有登高懷遠之慨，今人有探幽訪勝之思。

浮生六記



經典國學讀本

〔清〕沈復 著

 廣陵書社

(清)沈復 著

浮生六記

廣陵書社

中國·揚州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浮生六記 / (清) 沈復著. — 揚州 : 廣陵書社,
2018. 1
(經典國學讀本)
ISBN 978-7-5554-0936-6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
國—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7)第326723號

書 名 浮生六記
著 者 (清) 沈復
責任編輯 胡 珍
出版人 曾學文
裝幀設計 鴻儒文軒·書心瞬意

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
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: 225009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 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三河市華東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數 65 千字
印 張 7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5554-0936-6
定 價 35.00 元

編輯說明

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始，我社陸續編輯出版一套綫裝本中華傳統文化普及讀物，名爲《文華叢書》。編者孜孜矻矻，兀兀窮年，歷經二十載，聚爲上百種，集腋成裘，蔚爲可觀。叢書以內容經典、形式古雅、編校精審，深受讀者歡迎，不少品種已不斷重印，常銷常新。

國學經典，百讀不厭，其中蘊含的生活情趣、生命哲理、人生智慧，以及家國情懷、歷史經驗、宇宙真諦，令人回味無窮，啓迪至深。爲了方便讀者閱讀國學原典，更廣泛地普及傳統文化，特于《文華叢書》基礎上，重加編輯，推出《經典國學讀本》叢書。

本叢書甄選國學之基本典籍，萃精華于一編。以內容言，所選均為家喻戶曉的經典名著，涵蓋經史子集，包羅詩詞文賦、小品蒙書，琳琅滿目；以篇幅言，每種規模不大，或數種彙于一書，便于誦讀；以形式言，採用傳統版式，字大文簡，讀來令人賞心悅目；以編輯言，力求精擇良善版本，細加校勘，注重精讀原文，偶作簡明小注，或酌配古典版畫，體現編輯的匠心。

當下國學典籍的出版方興未艾，品質參差不齊。希望這套我社經年打造的品牌叢書，能為讀者朋友閱讀經典提供真正的精善讀本。

廣陵書社編輯部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

出版說明

《浮生六記》係清人沈復自傳體的生活紀實之作。

沈復，字三白，蘇州人，生於乾隆二十八年（一七六三），卒年無考，當在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年以後。年輕時秉承父業，以游幕經商爲生。能文善畫，自稱『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』。

本書共分六卷，每一卷記一事類，一《閨房記樂》、二《閑情記趣》、三《坎坷記愁》、四《浪游記快》、五《中山記歷》、六《養生記道》，以作者夫婦生活爲主綫，真實地反映了普通人居家生活的種種際遇。文詞樸素，情感真摯，夫婦間那種琴瑟和諧、相濡以沫、悲歡離合的真情實感躍然紙上，感人至

深。正因爲它自出機杼，不事雕琢，隨興而發，故受到讀者的喜愛、學者的推崇，并被譯成英文介紹到國外。俞平伯評價道：『此《記》所錄所載，妙肖不足奇，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；韶秀不足異，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。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，只見明瑩，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；只見精微，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迹。』林語堂則稱贊沈復妻子陳芸爲『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』。當然書中也存有 unhealthy 的情趣，如提倡及時行樂等，這是需要我們加以取捨的。

本書最早的排印本，當爲清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）楊引傳的獨悟庵本，當時即四記本（殘本）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由世界書局刊出六記本（足本）。據考證，五、六兩卷係僞作。爲

饗讀者，我社今以足本（六記本）整理印行，讀者諸君在窺其全豹的同時，自可探究其真偽。此次選用朱劍芒編的《美化文學名著叢刊》為底本，并參考其他版本精心校點，精裝出版。

廣陵書社編輯部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

目錄

卷一 閨房記樂 一

卷二 閑情記趣 三一

卷三 坎坷記愁 四七

卷四 浪游記快 七五

卷五 中山記歷 一二三

卷六 養生記道 一七三

原題詞一 二〇三

原題詞二 二〇五

原序 二〇九

原跋 二一一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『事如春夢了無痕』，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《關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，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鑿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夭。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，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，脩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綉之暇，漸通吟咏，有『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』

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『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』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綉製精巧，詢爲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

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詢其故，笑曰：

『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』余戲題其籤曰『錦囊佳句』。不知夭壽之機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暖粥并小菜焉，余欣然舉箸。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『淑妹速來！』芸急閉門曰：『已疲乏，將卧矣。』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『頃我索粥，汝曰「盡矣」，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』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嘩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并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

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『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』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廿四日爲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爲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卧，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

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。悄然入室，伴嫗盹於床下，芸卸妝尚未卧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『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』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『頃正欲卧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《西廂》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

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』余笑曰：『唯其才子，筆墨方能尖薄。』伴嫗在旁促卧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『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』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。擁之人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『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』芸曰：『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』余雖戀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

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。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泪。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异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『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！』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。喜同成人得赦，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

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『我取』，取『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』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窗，人面俱綠。隔岸游人往來不絕。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暑於此。因暑罷綉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爲令。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余曰：『《國策》、《南華》取其靈快，匡衡、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、董策對，庾、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』芸曰：

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議曰：『杜詩錘煉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。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』余曰：『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，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。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、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』芸笑曰：『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』余曰：『何謂也？』芸曰：『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』余笑曰：『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爲卿婿；卿與「白」字何其有緣耶？』芸笑曰：『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』